

黃花集

晉 魏



行 印 社 版 出 籍 收

黃 花 集

魏 晉 著 譯

收 獲 出 版 社 印 行

中 華 民 國 三 十 六 年 一 月

黃花集

著譯者 魏晉

發行者 收穫出版社

印刷者 幹報印刷廠

江西贛縣生佛壇前

總經售 滬江圖書社

江西贛縣陽明路

元

每冊實售

版權所有·不准翻印

中華民國三十六年一月一日初版

前言

無論過去是怎樣，人們對於過去，總是覺得懷戀的，但在我，也許是受了命運的支配吧，過去成了我的罪過，生活，寫作，對我未來將怎樣？我不知道，也不敢想，可是在我過去，對我有什麼益處？但朋友們老是用這樣的話來勸我：「一個人到了來被人們當着攻擊的目標時，是有其相當的那個了。」

我就用這句話來自慰麼？用這句話來鼓勵自己麼？

過去的生活是永遠過去了，現在能給我找着回來的，僅有寫作的一部份，但這都是朋友們給我保存下來的，而在抗戰以前寫譯的東西大多是已散失了，——就是抗戰後的寫作，也散失不少，例如和美國兄合作的那篇三萬餘字的逃亡的悲哀，在香港立報發表的，現在就找不到了。

在這集子裏，是包括了友人俞鴻模君給我收集在夏日血戰記的全部。

幾篇翻譯的蘇聯小說，是抗戰前從日文翻譯重譯的，因為沒有看見從原文直譯出來的譯著，也就收集在這裏了，但還希望懂得俄文的朋友予以糾正，如有錯誤的話。

三十六年的過去我僅留下了這一點東西（除了散失的部份），而未來將怎樣呢？正和我的生命一樣，我不敢在此預先開出支票。但對我，過去簡直是罪惡。爲了說明這一點，我也就將這集子題名爲「過去集」了。

序

「黃花集」放在我的行篋中，整整有一年半的時日了。那時我還在信豐，爲了印刷條件的不夠，爲了日寇騷擾的影響，直到今天才能出版，這對晉兄不免是一個損失，但對我却可以減輕一種責任，而感到無限的愉快和興奮。

這里所收的作品，大都是在報章或雜誌上發表過的，還有幾篇翻譯的論文，因爲稍欠正確，沒有得到晉兄的同意，我竟大膽地把它抽出，這於讀者有益的割棄，相信晉兄是可以原諒的。

晉兄的作品，正和他的人一樣「樸實無華」，但我是和他比較接近的朋友，爲免互相標榜之嫌，不願多說什麼。好在對一個作品的好壞，最大的評價的權威是應該屬於千萬明眼的讀者的。

殷夢萍

卅五年七月二十日於鎮縣

黃花集目錄

前言	(一)	青年新聞記者歌	(二二)
殷序	(二)	割麥歌	(二六)
自由頌	(一)	中山壯丁	(二七)
談驕傲	(二)	十月十九	(二九)
夜	(三)	敵機狂炸襄陽	(三〇)
題	(四)	悼彭德山烈士	(三一)
秋雨	(六)	蔡錕將軍	(三三)
父親	(八)	別了，親愛的南昌	(三五)
2.		送別	(三七)
污染鋼刀的血液	(一三)	是春天了嗎	(三八)
在東京拘留所	(一五)	在黑夜裏行進	(三九)
爭取歷史的光榮	(一七)	屈原，你不是孤獨的	(四二)
小小的禮物	(一八)	母親，世間哪有永安的樂土？	(四五)
中國空軍歌	(二〇)	3.	
		孤軍八百	(四九)

反正	(五二)
光榮的殉國	(五四)
夏日血戰記	(五七)
獨守山頭	(六一)
在台兒莊殲敵	(六八)
羅芳珪將軍的死	(七二)
郎君山的白刃戰	(七四)
榮陞三級	(七七)
戰敵投江	(八〇)
李三麻子	(八二)
逃亡的恥辱	(八六)
4. 二・二六事變的回憶	(九〇)
肚子痛的故事	(九二)

兩個日本的故事	(九五)
由	(九九)
從東京被放逐回來	(一〇三)
永恆的思念	(一一八)
5. 愚蠢的妻	(一二三)
華兒娃拉底思想	(一二七)
耶蘇聖誕節	(一三二)
熱情詩人拜倫	(一三七)
6. 安斯退益夫斯基在俄羅斯文學上的位置	(一五五)
給初學寫作的一封信	(一五三)
紀德與小說技巧	(一六三)
後記	(一七一)

自由頌

生命固可貴，

愛情價更高；

若爲自由散，

二者俱可拋。

這是西洋的一首名詩，革命者愛自由的歌聲。

有人說，我們和西洋不同的地方，一是重於精神，一則重於物質。但我以爲並不盡然，**韓之於這一首詩也是如此。**

我以爲，東洋和西洋都是一樣，中國人愛金錢而不要臉的，恐怕並不比西洋少。各地充滿走私的仇貨，就是很好的說明。汪精衛之流，認賊爲父，叛黨賣國，亦是明證。不是嗎？汪精衛在未叛黨賣國之前，他是多麼榮耀。現在，他不獨無，榮一之可言，做了漢奸，是要遺臭萬年了。

自由是最可愛的。只有人格高尚，留芳千古的偉人，才能犧牲一切爭取自由。只有那知道沒有國家沒有民族便沒有自由的愛國主義者，抗日將士，革命家，才懂得自由，才能犧牲一切爭取自由！

談驕傲

在每一次勝仗之後，我們的領袖常以「聞勝勿驕」來訓示我們。曾文正公亦以「天下古今之才人，一時之致敗，來調戒其子弟。可知，驕傲是我們青年人最應該警戒的事了。

驕傲的反面是謙虛，自謙是我們中國歌頌為美德的。我們看古今中外的歷史，偉大的人物，所以能成功其偉業，都是由於能謙虛，因為能謙虛才能接近大眾，才會有進步。

可是不懂得謙虛的人，他以為這將有損其威嚴。甚至以為這威嚴不擺在臉上不能使人敬畏。因此，裝腔做勢，弄得失去了人的面目自己還不知道。

謙虛是美德；因為敬慕美德，以致將自謙認為是「不要得罪人」的人也有。這是同樣不懂得謙虛是什麼。因為，肅清漢奸，與掃除抗戰的障礙物，都是非得罪人不可的。

驕傲是要不得的。可是，歷史賜予我們的驕傲，我們也不必客氣吧。我國五千餘年文化的光榮歷史，目前的，神聖的全面抗戰，都是需要我們去保持而將其發揚光大的。所謂增強全體國民的民族自尊心與自信心，即是增強抗戰的力量！這種歷史賜予我們的驕傲，並不是個人的驕傲。這是我們應該分別清楚的。

夜

我愛夜，我更愛光明，因為愛光明，我才知道夜的可愛。光明，是將夜送去了才會到來的。過去，我不知道夜的可愛，夜，漆黑的，什麼都看不見。自己的手伸出去看不見，如果舉步前進的話，即使聽見前面有蠕動之聲，但究竟是人？還是惡魔？也看不見，黑暗就有如此的可怕。

人間落入於黑暗之中，都是更可怕的。

但世間儘有歡喜黑暗的人在，他們怕見光明。一談到光明，他們就現出了猙獰的面孔，摩拳擦掌的，指光明為異己，要把牠吞嚥，自然，世間歡喜黑暗的人，有他們歡喜的理由在。因為，只有在黑暗裏，他們才能欺侮弱者，玩弄法律，自私自利，肥己害人的，幹那些人吃人的勾當。你看，他們所做的一切，那一件，不都隱藏着了不可告人祕密和陰謀呢？

熱愛光明的人，在這世間，將為某些人，歡喜黑暗的人！，仇視，那是當然的。

但怎麼辦呢？我愛光明。我不能為着某些人的仇視，而就背叛人性，讓黑暗吞噬。

只有光明降臨人間，世間才有正義，我是堅決的相信。

於是，我站起來了，雖然是在夜裏。夜，雖然黑暗，但却是我們努力的時候，我愛夜，但是我更愛光明，因為只有在夜裏，才能迎接未來的光明。因此，我更覺得夜之可愛了。

腿

神準的統戰使我們的兩條腿，訓練成了鋼鐵似的。對於十萬里的征途，現在我們真有勇氣踏着大步前進。因為我們的兩條腿，的確是能走了。

一切都是訓練成的。

記得在中學的時候，爲了參加拉樹節，到離城不到五里路的天竺山去。回來疲倦得不得了；第二天還要鬧學校放假，以資休息。有一次到二十里遠的超人巖去旅行，回校後的三四天還是感到疲倦。那時，我底腿竟至這樣無用。後來，有一次，在上海的報紙上讀到某旅行團從蘇州騎腳踏車到上海，當時更認爲是空前的壯舉，了不得的偉大。抗戰後最初看到「二萬五千里長征記」，還認爲是神密。……現在想來，這些都是笑話。自己原來是多麼的迂腐啊！

隨軍戰役（即鄂北會戰）以前，我是駐在幕阜山中的。我們從幕阜山，經平江、長沙、常德、沙市、宜城……到襄陽，再向隨縣追近。經過的路程雖僅數千里，但我們並無不能再走的感覺。反之，我們已經感到，即使再走十萬里，結果也不過如此。事實決不會兩樣的。

行軍的速度也是相當的快。就以上述行程爲例吧，連休息與待命所耽擱的時日在內，總共也不過二個月零幾天。每日的行程，最少也在八十里以上。長途的行軍，這也不能不說是相當的快了。

一連三天三夜的急行軍，在隨軍戰役突圍時，我們也有過這種經驗。突圍後，我們爲了工作的關係，一天一夜也曾走過一百六十餘里。當然，我們在沿途也相當的做了些工作。

題。由抗戰訓練成能跑路的兩條腿決不是少數的幾個人。前方千百萬的抗日將士，他們的腿都練成了鋼鐵一樣的能走了。男的如此，女的也是這樣。我們政治部的女同志，都是一起同着跑的。

前天，我同着傑在南陽城裏，遇見幾位同事的太太。據傑說，其中有二位是今平春天同他一路從阮陵到平江去。傑原是在阮陵留守的，後來奉令趕到前方來，那正是部隊移動前不久的事。最初，他們都坐汽車，一度開到長沙。可是到長沙後，那二位太太被汽車放下了。因為有命令，傑也無法給她們幫忙。而她們自身又是下級官佐太太。前方的官佐，一律都是發國難餉，這些下級官佐的太太，留在後方，實在無法生活。因此，她們都被生活逼上前方。當然，這些太太也不會有太大的積蓄的。所以，她們要上前方，如果不能擠油乘坐汽車，唯一的方法也只有靠兩條腿來跑了。那兩位太太在長沙被汽車放下後，傑是看見她們用自己的兩腿步行到前方的。

傑到前方不久，部隊都移動了。那時候，那兩位太太來到前方最多也不過兩三天。但部隊是即刻就移動了。當然，她們是不能單獨留在前方的。於是，她們只有跟着部隊行動了。

抗戰真正是偉大。抗戰已經將許多太太們的兩條腿，也都訓練成了鋼鐵。

七月裏，陪着陸詒先生到西峽口去訪問別廷芳先生時，我們曾在那裏和兩個中學生談過半點多鐘的話。我們曾遇見過許多同樣的中學生。關於他們思想的……進步在此且不談。光就他們的兩條腿來說吧，他們——男學生和女學生——足上穿著的鞋子，已由抗戰而換上草鞋了。

封建社會曾給我國婦女的毒俗——三寸金蓮，現在還普遍的留存着。河南的鄉村婦女，二十多歲纏脚的，還很普遍。但河南的女學生，飛過了高跟鞋的時代而穿上了草鞋，這種飛躍的進步，不能不說是抗戰的賜予。

秋雨

幾天的奇熱，不獨使農民們爲着晚穀的未田車水，加忙了起來，就是一般的市民，也就爲着天氣的炎熱被弄得頭昏，「好熱呀！好熱呀，這樣的天氣，病人一定多呀！」無論走到什麼地方，都聽到這樣的呼聲，天氣是的確太熱了。

可是幸運得很。今天是天起雨來了，不獨使一般的市民可以不爲炎熱而感到頭昏，且可以痛快的睡一個午覺了，就是辛勞的農民們也可以幽閑一下的坐在家裏抽一袋煙了吧！的確，秋雨是農民太需要了。迎望着秋雨，使我憶起了，一段關於它的故事。

那是二十八年秋天的事，那時我們結束了第一次鄂北大會戰回到了後方，住在××整訓。因爲鄂北大勝的結果，師長榮陞軍長了，我們也由××師調到了軍政部（戴安瀾將軍是該師副師長陞師長的），因此，工作是非常緊張，我們調到軍政治部來的雖僅三四個人，但爲了供給全軍的精神食糧，我們是經常出版油印報，現在這個任務又交了給我，在我們的報紙出版一星期前一位重慶報館的記者到軍部來了，我由於職務的關係，被派爲招待員之一，這位記者便和我們住在一起，像前幾天一樣，天氣奇熱非常，不獨熱得令人頭昏，就是麥田也都被太陽晒得爆裂了開來。在河南內鄉鎮平一帶，水是不易得了，因爲田裏要水而事實無水可車，於是農民們只有望着太陽來綳眉了。

這一天，因爲太熱我們在門口坐到十二點鐘還沒有睡，原是漆黑要變的天氣現在却漸漸地亮了起來，我們的房主人——他是一個自耕農，坐在門檻上望着漸亮來的天色不斷的嘆氣，有時自言自語的說，

「這雨看似又下不下來了！」

「老鄉，不要緊，馬上就要下雨的。」這是我們安慰他的話。

會下就好，否則我們明天就要餓死了，他回答說，但還沒有完全脫去失望的悲哀。同時，從他這句話裏，也充分說明了我們中國人靠天吃飯的特性——靜的、如果不想出方法來用人力去征服自然，中國人這種靠天吃飯的心理永遠不會改變。

快天亮了，我們已經睡了，覺起來，我們的房主人還坐在門檻上，那時天已開始在下雨了。

「老鄉，已經在下雨了呀！」我說。

「下是在下了一他說：『太小了恐怕還下不夠』，他還是在擔憂着下得太小。」

我們被電話吵醒的時候，外面正在下着大雨，電話是來通知，因為大雨，今天朝會不舉行，可是，爲了下雨的愉快，我們還是按時起床了。看見我們的房主人，已經不在那個門檻上坐了，他已經到隔壁爲了下雨的愉快，我們還是按時起床了。看見我們的房主人，已經不在那個門檻上坐了，他已經到隔壁一樣，滿臉充滿了笑容。他看見我們起來就快拿了鍋巴來同油湯羹。因為這樣才有道路給我們出入。

「老鄉，這雨就中（即行的意思）了吧？」

「這雨就中了，」他歡樂的問答，「有這樣的雨，明年上半年的收成，我們是不必擔憂了。」

一日的秋雨，明年上半年的收成就不用擔憂了。秋雨淅，多麼可貴，可愛！

一九四一，八，一。

父 親

最近接我父親的信都是說：「你在外平安，固然好；但如能回家一行，則更好！」

父親為什麼近來這樣盼着我回去呢？我這樣自問着。我想，我想不出究竟是什麼理由。也許他老人家知道我吃了國家的薪餉而不能爲國家民族做一點事，所以要我回家去吧。我除了過着偷生苟安的生活對不起人對不起自己外，我簡直想不出父親要我回去的理由。

父親是六十多歲的老人了，勞碌至今。現在除了健康的身體之外，百萬的家資，數十年的心血，都被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煙火燬光了。記得前年常州失陷的時候，他帶着的一個堂兄和一個親戚，忍痛的拋棄了一切，躲在一艘戰大艇的船上，逃到丹陽，轉進南京，然後回到江西。當我在南昌會見他時，他像是做了一個發財夢似的，百萬富的老人，現在變成一個窮光蛋了。

我的故鄉是贛州。我在南昌會見父親。是因為我母親原也是在常州的，「七七事件」之後，南京開始疏散人口，哥在南京工作，嫂也在，因此，哥向父親商請，要將母親和嫂，送回江西。因爲在南京買不到長江輪船的票，而家裏的小孩又多，所以才決定走上海兜着回去。

那時我住在上海。因爲剛從日本被迫放回國，父親是非常不高興我的。所以，我對於家裏的事情一點也不知道。我的生活，也是由我的先生和朋友大家幫助來維持，我參加詩歌協會還沒有知道自己會在當天離開上海。

「伯母今天要回江西去，他們現在北站等行李。」我的一個堂兄弟在復旦大學，我開過會之後去看

他時，他這樣的對我說。並且邀我同到北站去。自然，我是不好推辭的。我的母親，我的被惡魔吃了母親的和兒……都在那裏。我不能完全交給我的堂兄弟，我有我自己的責任。我同着我的堂兄弟到北站見了母親，便給她們弄行李，把行李送上輪船。就這樣弄到深夜。但是這期間虹桥飛機場事件發生了，繁華的上海已經宣佈戒嚴。我也為此被拘留，就這樣離開了上海，我是送母親回江西來了。

回到贛州是九月中旬了。那時全面抗戰已經發動。我爲了決心要參加抗戰，於十月中離開了母親，離開了家鄉。原來打算到上海去找朋友去找工作的，但是，當我來到南昌時，國府已經遷往重慶。南京已經陷失了，於是我便決定暫時留住南昌，想在南昌打聽父親和哥哥的消息。

「喂！老魏！」

在旅館裏，我遇見了一個從南京逃回來的還是中學時候的老同學張君。他是和我哥哥熟識的，因此我從他那裏不但知道哥哥已到漢口去了，而且知道了哥哥在漢口的通訊處，但是，關於父親的消息竟沒有一個人知道。據朋友說我的哥哥也不知道父親的下落呢！

第二天我從旅館裏搬到友人鍾君家來住了。鍾君說我就在南昌找工作，我也想探聽父親的確實下落之後再來決定一切。

天天在外面奔跑，天天在外面打聽父親的消息，可是三四天都是一樣，一點線索也沒有。我真是難過極了。我想，父親大概是沒有問題的，因為，他並不是個壞人。可是，這理由是一點也不充分。如果是一個壞蛋，也許會沒有關係，因為，日本軍閥不是正在收買壞蛋成立偽組織嗎？但我的父親是一個愛國主義者，他決不會投降日本帝國主義的。同時，我的父親的個性，是非常強的，他不怕環境怎樣，他決不爲人同化。他的生活是非常刻苦的。他克勤克儉的工作着。從來不肯浪費一文，就是這次母親同

家於旅費，也沒有充分的給予。所以，我很爲此担心。我怕我的父親爲了不忍拋棄他那數十年經營的事業，株守在那裏，等到事情危急的時候，喪逃已來不及，因此而遭受敵人的毒害。然當，在未嘗得到確實的消息之前，一切都是可怕的想像，事實怎樣，還要等事實來證明。

十月末十一月初頭，父親的消息終於有了些眉目。有從常州逃回來的商人，他們告訴我有如下幾點值得注意的事：（一）我的父親已經決定了到緊急關頭離開常州。（二）我的父親他已對人說，非離開常州不行了，並且勸大家先回江西，對於沒有旅費的走不動的同鄉，概都發給川資遣散。（三）有人告訴我說，我的父親已經逃出常州了，他們在丹陽曾看見他老人家。

但是，我的父親爲什麼至今還沒有回到南昌來呢？我仍然不得其解。

有一天，去拜訪一個同鄉。一見面，他很高興的告訴我說：「令尊大人已經回到南昌來了，昨天有人在河背會見他。」

我高興極了。我立刻告訴了朋友，到河背去找我的父親。雖然我又空跑一趟：但是我相信我那位朋友，決不會騙我。我斷定父親回了南昌的話，絕對是事實，只是我不知道他住在甚麼地方而已。

果然，我的判斷是正確的。我終於打聽到了我的父親是住在一家旅館裏。我立刻雇了一輛人力車坐到那個旅館，會見了我的年老的父親，和跟隨我父親的一個堂兄弟及一個親戚。

父親雖是六十多歲的老人了。但是他老人家在敵人的砲火中逃出來，受着這樣的奔波，還是那樣的健康。實在是使人快慰的事。記得我爲了父親平安的逃回使我快樂的竟忘記了一切。當時，南昌的整個社會都已動搖，和平的空氣也非常濃厚。堅持抗戰到底與信仰最後勝利屬於我們的，只有文化界，和政府中的抗戰份子，及愛國的民衆。同時，贛江正在漲水，馬當的防禦工事尚未完成：公路被水衝壞，汽